

孟蘭追悼

(翁丹)

北平現在的社會，比起南方來，雖然三百六十行的生意，就有二百九十行，北平不過，但有兩行，確乎居南方之上，那兩行，我以為是和和尚道士們看，在這舊曆七月，向來該大白相盂蘭盆會的時候，南方正各處禁止，北平不是過大的提倡嗎？有人道，文章不好，題目却好，他們是追悼革命陣亡將士的呀，我道，啊呀，談到革命，將士是因政治革命陣亡的，和尚道士，是因風俗革命打倒的，現在偏要用風俗尚未革成功的東西，去追悼政治革命成功的顏色，請問這種左支右盾的甘露法，新鬼與舊鬼受嗎？況且所以禁止打醮，正因他這種甘露法，不合活人的衛生，老實說，南有這回事，再進一解，假若甘露真有這回事，陣亡的將士，倒是不該，南方的孤魂野鬼，倒是多數，豈不要同時喧嘩起來，說他們年年吃慣了，的飲食，一旦都被革命的野鬼，奪去吃了呢，如果並無甘露這回事，那末，不用用牠來驅孤魂野鬼，轉而用牠去驅革命的陣亡將士，似乎太為和尚道士飯碗地了，我好似聽了個不確的消息，據說有若干出家人，方想結個團體，作一種要求吃飯的工作，可惜無人慫恿他們道，要吃飯麼，到北平去。

禁登狗廣告

(馬天)

禁止登載不良之廣告，此為不得已者，向紛至沓來，以為利之所在，人爭趨之，平日頗明事理之商人，至此亦良之主體，而僅僅禁止其宣傳，亦極可憐之事也，然其不良之主體，乃有護符，乃有窟穴，一時權力所不及，則亦惟於權力所及者，加以禁止之，即如今之跑狗場，實為一大賭博之所，害人不計其數，誠如申報記者所云：「賽狗實為賭博之賭博，其害更甚於彩票花會，他家滿產者已不乏人」(見八月二十八日本埠新聞)市黨部、市政府已三令五申，而繼起

二鼠鬧南京

(鼠一)

上海有丙子同庚會者，集丙子年所生之同庚好友，而為聚餐之舉，又謂之千齡會，蓋會之成立，在三年前，每人五十歲，集二十同庚者而得千齡焉，然俗名則曰老鼠會，以丙子皆鼠故，此次南京開交通會議，而丙子同庚會中，被邀者二人，一曰魏繼光，一曰林康侯，二人皆明事理，善演說，皆能為實業界吐氣，魏繼光與趙鐵橋君，曾商辦招商局事，趙主商有官辦，魏謂世界無此辦法，趙語侵侵，魏亦弗讓，魏謂我於招商局無一股份，但為中國實業前途計，不能不爭，今日招商局而可以商有官辦，則以後凡百商

柳亞子與蘇曼殊

影劍)

柳亞子近來伏處里間，不問政事，而各報有載其赴北平者，其實從未一履燕臺也，通以出席五中全會，會至新都，然亦聲明不提議案，姚鴻鵬贈以一詩曰：十年重見柳屯田，塵劫滄海各惘然，洵說文章驚海內，請及其他「一百冊，為其公



攝文建張會影攝洋北)

天津兩名人被害追悼

(仲燕)

張超親氏，天津一名人也，於時，竟私出乘洋車，不知何往，初家人以為為張氏避於親友家也，乃遍問其夫人時起訴，謂張氏不其其妻，一日，夫人之，離離，並出惡聲，張氏怒，持茶盃竟將夫人之頭部碰傷出血，夫人聞聲，張氏

張繼夫人之病況

(無畏)

張繼夫人，前因肺病至莫干山養，近張被任為北平政治分會主席，聞總司令並派代表至莫干山，慰問張之至友洪荆山君處詢問，據云，張夫人病，現已略愈，約一星期即可出院，夫人姓，名震華，年已逾四十，工書法，與章太炎夫人湯影觀女士，博文女學校校長黃紹蘭女士為至友，客歲偕海上女同志辦理婦女慰勞會，一文不苟，且治事井然，有條不紊，傍因病劇，由洪君為辦理結束，故深

紀南京公安局女同志

(貓神)

近來新都各機關之女同志，到處充斥，惟特別市市公公安局，尚僅十數人，于思于思之流，力持異議，謂市公公安局，周君與周君，周君前繼任而任政治會議秘書長，國府南遷，周君隨張兩主席出關入關，行抵南京，一病幾殆，遂乞假返滬，來莫干山靜養，已一年有半矣，故周與戴際隔幾兩載，戴氏此次大都與會，周君曾寄一書，邀其來山小住，戴於八月二十五日踐約來山，偕行者為其姪家駒，暨吳縣長長興式，即晚周君設筵款之，席上有李主席任潮朱縣長等，調諧萬狀，戴君忽談玄理，周君以為瘋癲，即席勸封為瘋人院院長，自此以後，周氏六月息園中諸少年，竟日戴為瘋人，追逐其後，乞其唱日本歌，寫扇者隨相接，不令少休，入晚則強請醫生進以安眠之藥，戴君昏然而睡，次日復然，戴君自嶺外北返，即赴都中開會，出席與議，退而審查案件，疲勞已極，入山以來，日與羣少年為伍，樂不可支，遂覺政海風波世途鬼蜮，遺忘殆盡，莫干山正當秋高氣爽，蟲聲盈耳，野花滿眼，療養院又當山中勝處，風物之美，文酒之樂，並世無兩，是誠世外仙都也，(八月二十七日環翠樓主記於莫干山鐵路旅館)

戴季陶山中趣事

戴季陶先生，為女同志最少，局，何嘗無女同志，在席者聞言，大為一機，初時，為奇詫，而于思于思之秘書，獨侃侃曰：「正儀門之女稽查，雖為一年垂五十之老嫗，亦本局範圍中之女同志也，抑以其年老而不稱之為女同志耶，斯語一出，聞者無不匿笑，此語引為遺憾，乃提出議案，案為五科提出，秘書科



名女伶之風貌，(燕自津寄)